



格布里罗維奇等著

但丁街凶杀案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但 丁 街 凶 杀 案

(苏联) E·格布里罗維奇 著
M·罗 姆
姚 貝 译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57·北 京

但丁街凶杀案

E·格布里罗維奇 著
M·罗姆
姚 艮 譯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張 $3\frac{3}{8}$ • 頁裱1 • 字數 68,000

1957年2月第1版

195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7,500 册 定价 (7) 0.32 元

統一書号: 10061·25

Е. ГАВВИЛОВИЧ М. РОММ

УБИЙСТВО НА УЛИЦЕ ДАНТЕ

据苏联“电影艺术”杂志1955年第6期译出

內 容 說 明

这个剧本描写了一个名叫瑪德琳的法国女演员的悲剧性的一生，反映出普通人民保衛和平、反对新战争的决心和信心。剧本通过瑪德琳这个善良的、热爱自己的兒子的普通法国妇女，对战争販子們提出了沉痛的控訴。战争販子們不仅夺去了千千万万母亲所疼爱的兒子，而且还使这个善良的法国妇女的唯一的兒子变成了人民的敌人，祖国的叛徒和自己母亲的謀杀者。

作者以深刻的笔触描繪了法国社会中各种不同信仰、不同职业、不同社会階層的人物形象。他們个人的经历尽管各有不同，但是，人民对祖国的情感，母亲对兒子的热爱，却使他們結成了一条战綫，献身于共同的斗争。

剧本以艺术的形象令人信服地指出，無論在怎样的压力之下，法国人民必将選擇自己的道路，和全世界人民在一起，为民族的自由独立、为人民的和平生活、为反对新的战争而奋斗。

在片头字幕前，銀幕上出現了标明年代的字迹：

1870

普魯士的軍隊沿着法蘭西的乡村道路前进。他們行进着，滿面胡鬚，穿着又小又窄的褲子，短短的軍衣。長長的槍杆在他們背后晃动着。

解說：一千八百七十年。俾士麥的普魯士軍队侵入法蘭西，占領了法蘭西半个国土，围困了巴黎。数十万法蘭西人为保衛自己的国土在战争中牺牲了。

在一个法蘭西的村落里战斗正在进行。普魯士士兵奔跑着。敵棚燃燒着，母雞、馬匹、羊群乱成一团。

普魯士的散兵綫。士兵戴着鋼盔，持着槍在未收割的田野中走着。前面走着一个留着小胡子的軍官，戴着單眼鏡片。他手里拿着馬鞭。

又出現了这样的字迹：

1914

到处都掘成了战壕和交通壕的，被炮彈炸毀的，被鉄絲網弄得奇形怪狀的法蘭西土地。一塊奇异的云朵从远处飄来。

解說：过去了四十四年。威廉二世的德国军队重新侵入了法蘭西，迫近巴黎。数百万法蘭西人牺牲了，他們被炸彈炸死，被毒气窒息死，被火燄喷射器燒死。

奇异的云朵越来越近了。毒气！法蘭西士兵从掩壕和掩体里奔出来。他們逃跑着，摒住呼吸，用手帕捂住嘴。云朵追赶着他們。

新的字迹：

1940

城市的廢墟。杳無人迹。烟，瓦礫，聳立着的烟囱，破坏不堪的牆壁。

解說員：又过去了二十六年。德国的軍事机器以空前未有的威力第三次襲击了法蘭西。这次，巴黎陷落了。法蘭西的城市变成了廢墟。

一群党衛軍通过死气沉沉的城市，用自动槍向死人的尸体、向瓦礫、向裂成大洞的窗戶、向冒着烟的廢墟射击着。誰也未向他們还击。他們射擊着牆壁，土地，天空。

又出現了一行字迹：

1955

巴黎。在国民議會附近，人群沸騰着。

解說員：从战争結束到現在，只不过十年光景，而那些靠战争生活的和制造战争的人們，却

又迫使法蘭西同意復活德國的戰爭機器——這個凶惡的機器在一個人的一生的短短期間內，曾三次蹂躪和焚燒了法蘭西的土地。

國民議會大廈的側廳。一群人正在辯論。激動的手勢。新聞記者奔跑着，議員們過來過去；人們把他們從四周圍了起來。攝影記者的鎂光燈閃閃發光。

在會議廳里，在空前未有的激動中進行着表決。投“贊成票”？投“反對票”？

解說員：全世界都以驚惶不安的心情注視着表決的結果。表決進行了整整一夜……在這一夜裡，我們回憶起了一段歷史。這段歷史發生在十年以前。它是這樣的！……

這時，才在整个銀幕上出現了影片的片名：

但丁街凶殺案

法國一個省轄市的街道。轟炸後的遺迹，有些地方還殘留着被打碎的玻璃，不過街道已打掃干淨了。稀稀落落的路燈亮着。警察慢慢地走了過去。一片寂靜。

解說員：希特勒帝國在半年以前垮台了。美國軍隊通過了這個城市。在市政廳的上空飄揚着共和國的三色國旗。十字街頭又出現了法國警察。人們已經開始忘掉了戰爭。

幾聲槍響，一聲接着一聲。

警察注意起来，向一条黑暗的空蕩蕩的小街望过去。

三个年輕人走过一幢毀坏的房屋，迅速地從黑暗中走了出來。

警察猶豫不決地向他們走去。他們同時舉起氈帽。

“老总，晚安！什么地方在放槍。象是在那所房子里。”

三个年輕人走了过去。兩個人輕輕地架着走在中間的一個人。其中的一個人唱着愛國的歌曲。腳步聲和快樂的語聲在遠處逝去。

警察走向青年們指給他的那幢房子。

他沿着樓梯走了上去。

他走進空洞洞的餐廳里。吊燈亮着。殘剩的晚飯擺在桌子上。沒有一個人。一片寂靜。門敞着。

“這兒有人嗎？”警察大聲問道。

寂無人聲。

警察走進餐廳旁邊的一間房間。

一個女人躺在地板上。血泊。

警察俯身向她。呻吟聲。

（化。）

醫院。白牆，白色的光綫。醫生和助理護士俯身看着一位婦女。

她已經並不年輕了。頭髮已現出了斑白。

一位上了年紀的先生挾着公事包走了進來。

醫生站立起來。

“先生，這位病人要求見一見預審員。她是在一點鐘

以前在一所空洞的寓所里發現的，离这兒不远，就在街拐角那边，但丁街二十六号。有三处槍伤。她要求提出自己的供詞……”医生面向女人俯下身去。“太太，这位就是預审員！”

女人慢慢地睜开眼睛，舔着嘴唇。

“大夫，我还能活多少时候？”

“您会活下去的。”

“請您費心，讓我能够把我所有的話談完。”

“拿樟腦針来！”医生命令着助理护士。

女人看着預审員的眼睛。

“請您記錄吧。我要說很久呢……尽我的力气說下去。哎，把你們的樟腦針拿来……”

她伸出胳膊。医生注射。

“我的名字叫卡特琳·蘭特，艺名叫瑪德琳·蒂波……”

医生抬起头来。

“您是瑪德琳·蒂波嗎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瑪德琳·蒂波。許多年来我帶着兒子跟我的經理人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。最初我兒子才只有一週岁，然后是十岁，然后是十八岁。他長得非常漂亮……他現在还活着。他叫沙里。請您記住这个……五年以前，我終於回到了法国。战争已經开始了，可是誰也不覺得害怕。

（化。）

旅館里一間寬敞的、豪華的房間的門开了。瑪德琳·蒂波帶着兒子走了进来。她年約四十岁上下。她的兒子——

个健康的、漂亮的青年；他的臉好象只在不久以前才开始用剃刀刮过。

跟在他們后面的，是旅館的兩個仆役，他們將很沉重的手提箱提了进来，箱子上貼滿了世界各大城市的旅館籤条，写着旅館的名字。

瑪德琳感到十分愉快和兴奋。她迅速地走近窗戶，打开了它。一縷陽光射进屋里来，風吹拂着輕軟的綢子窗帘。瑪德琳將身子探出窗外。

一座大城市在她面前展开了。火紅的傍晚的太陽。商店和咖啡館的櫥窗上垂着帶条紋的帷幕。一眼望去尽是汽車与行人的激流。

瑪德琳貪婪地看着下面喧囂着的城市。

瑪德琳：真难令人相信是在打仗啊。沙里，对嗎？

一个老仆役：太太，难道这能叫做战争嗎？宣战都已经半年了，可是德国人并没有离开老地方。而我們呢，也还是那个老样子。

一个年輕的仆役：我們这里把这次战争叫做可笑の战争。

老仆役：太太，請您相信好了，希特勒是不敢真的来侵犯我們法国的。

瑪德琳：（从窗戶那兒轉过身来）您認為是这样嗎？

老仆役：大家都这么說。希特勒所需要的不是西方，而是东方。（由沙里手中接过酒錢，走向門口，在門口停了下来）太太，这是防毒面具。战争总归是战争！

在門旁一張小桌上放着兩套防毒面具。

瑪德琳：（沒有离开窗口）說实在的，这真是一座美丽

的城市！

沙里：真的。就跟墨尔本一样。

瑪德琳：沙里，回到祖国，你觉得高兴嗎？

沙里：我的祖国是我們所到的任何一个城市：在各地我首先看到的是海报：“瑪德琳·蒂波”。我的母亲的名字。

瑪德琳：（用閃着喜悅光輝的眼睛看着兒子）是的，海报总是走在前面的。

一位瘦高个子的人走进房間来。也可以說他有四十岁也可以說有五十岁。这是經理人格林。他留着时髦的小胡子，手里拿着手杖。他向房間四週打量着，注意到防毒面具，用手杖触了一下，耸了耸肩膀。

沙里：看，連这里也有海报呢！你看見了嗎？“瑪德琳·蒂波”——在那个咖啡館那兒。

瑪德琳：我的天啊！从前我也在这个咖啡館演唱过！格林，您还记得嗎？

格林在嘟囔着什么。

瑪德琳：演唱的报酬只是領到一份晚飯……

沙里：只領到一份晚飯？多么可憐的媽媽啊！

瑪德琳：查理①，我想那时我也值不得更多。我打算今天到这个咖啡館去吃午飯。我很想看一看十八年以来菜譜是不是有了什么变化。格林，您也跟我們一道去吧。

格林：太太，我可不那么多愁善感。还有，您在七点以前应当到剧院去啊。

① 沙里的爱称。——譯者

瑪德琳：真遺憾……

格林：明天再去吧。

瑪德琳：到明天就索然無味了。

沙里：（生氣地）格林，難道您就一次也不能做到，讓媽媽在到一個新地方以後休息一天嗎？

格林：等你長大以後，你就會知道：只有當一個人的事情不順利的时候才休息呢。太太，準備一付笑臉吧，新聞記者就要來了……

他還來不及把話說完，門開了，真的出現了攝影記者。

瑪德琳轉過身來，露出了微笑。

鎂光燈閃了一下。攝影記者按快門。

劇院的舞台。舞台的布景為咖啡館。瑪德琳，唱着，慢慢地在桌子中間走着。正在上演一出悲喜劇——這是瑪德琳·蒂波的一個大受歡迎的劇目。她帶着棕黃色的假髮，穿着奇異的服裝。這位女藝人晃來晃去，巡視着坐在桌旁的顧客，好似在尋找着誰。

在緊靠近舞台的側面包廂中坐着沙里。他聚精會神地、驚嘆不已地看着母親演劇。在他坐的椅子後面站着格林，用手扶着椅背。

劇院的化妝室。傳來低沉的鼓掌聲。一位瘦骨嶙峋的已經不很年輕的理髮師吹着口哨，燙着假髮。兩腿粗壯的胖胖的服裝管理員，急忙忙地準備着第二幕的服裝。

瑪德琳跑了進來，一面跑着一面卸着服裝。

瑪德琳：喂，我演的怎麼樣？

服裝管理員：（很熱情地）哎呀，太太啊！（跟瑪德琳一同躲在屏風後面，幫她卸下服裝來。）這簡直象地震一樣啊！

瑪德琳：真的嗎？

從屏風外面只能看見他們的頭部。化裝後的瑪德琳看來很年輕。

理髮師：（隨隨便便地走近屏風）太太，簡直是太了不起啦！

服裝管理員：太太，您不要信他的話。他坐在小食堂里，什麼也沒有看見！

瑪德琳：那又有什么，這樣更好！連沒有親眼看見的人也都在贊美你，——這才真是光榮呢。（她把取下來的假髮扔給理髮師。）對吧？

理髮師：太太，這就象交通規則一樣對呢。

沙里和格林走進來。瑪德琳從屏風後走了出來，已經換上一件仍舊很古怪可笑的服裝。她很興奮。激烈的動作。急驟的轉動。

瑪德琳：喂，我演得怎麼樣？

沙里：你怎麼還要問呢，媽媽？（吻她的手）他們都把自己的手拍腫了。

格林用手指尖有氣無力地拍着手。

瑪德琳：（對格林）難道您，還是象往常一樣不滿意嗎？我的煙盒在哪兒？

格林：（把自己的煙盒遞過去）我認為這只能算中等的成功。芝加哥對您的歡迎比這還熱烈得多（燃着打火機）。

瑪德琳：（吸着了煙）您總是覺得昨天的成功比今天大些（她在屋內走動着。服裝管理員跟在她身後跑着，挂着衣鉤

兒，整飾着她身上服裝的褶縐）。

格林：难道您不認為在您回到祖国的这一天，他們滿可以兴奋得至少弄坏兩把椅子嗎？那怕只是出于礼貌呢？

瑪德琳：你这是什么話？这里的人是很爱惜东西的！不，一切都进行得很好！（她忽然站在兒子跟前）你的額上怎么出汗了？你累了吧？要不你回到旅館去吧？

沙里：我不。我要看完。

瑪德琳：（忽然不安起来）格林，您听我說，我忽然想起来：他会不会被征入伍呢？

沙里：媽媽，难道我是法国籍嗎？

瑪德琳：当然囉。你是法国人，沙里！

理髮师：太太，您不用操心好了。希特勒是不会真同法国打仗的。英国和美国跟我們站在一起啊。此外，希特勒需要的不是西方，而是东方（給瑪德琳戴着假髮）。

瑪德琳：您認為是这样嗎？（她緊張地把兒子拉过来和他并排站在一起）他象我嗎？

理髮师：（有礼貌地）就跟家兔象野兔一样，太太。

服裝管理員：（完全浸沉在感动中）就象兩個小老鼠一模一樣呢，太太！

格林：他完全不象您。一点点兒相象的地方也沒有。

瑪德琳：（充滿着偉大的慈愛）这是我的兒子！請你們看看，我有一个多么大的兒子啊！（对服裝管理員）是会有人爱上他的，对嗎？

服裝管理員：太太，一眨眼間就会爱上的！这正象閃电一样快。

瑪德琳：不，他只爱我一个人！（又重新在屋里来回走着）他爱我，永远也不会背棄我的！

格林：不对，太太，我要来得更可靠些。我是要靠您賺錢的。

瑪德琳还沒来得及回答——一位萎靡不振的、冷冰冰的助理导演走了进来。

助理导演：上場（走了出去，甚至沒看任何人一眼）。

瑪德琳：我这就来！（对格林）請您看看，都妥貼了嗎？

沙里：手槍！媽媽，不要把手槍忘了！

服裝管理員把手槍遞給她。

瑪德琳走近鏡子跟前，迅速地，差不多是潦草地檢查了一下假髮、化裝，动了动睫毛，扔掉了紙烟，用手指整飾了一下唇上的油彩。所有这些动作只在几秒鐘内就作完了。

格林：要是在这一幕里，弄不坏五把以上的椅子，我就認為您是塌台了。

瑪德琳：格林，我努力試試！（急急地走了出去）

格林：（向着她的背后）哪怕兩把椅子呢！……沙里，咱們去吧！

沙里：（冷冷地）格林，您等一会儿。

格林，聳了一下眼眉，看着沙里。理髮师和服裝管理員隨在瑪德琳身后走出去。門关上了。

沙里：您为什么总对媽媽說些下流話呢？甚至在幕間休息的时候您也不放过。这对我是件很不愉快的事。

格林：（沉默一会儿以后）当你还是这么高（用手比划着

离地面二十公分的地方)的时候,你媽媽是这么高(比划离地一公尺的地方),我那时是这么高(比划着离地兩公尺的地方)。我在一个下等咖啡館里發現了你的媽媽。她在那里唱流行小曲,可唱得不怎么好!我总算在她身上發現了瑪德琳·蒂波,并且把她帶到正路上来了。还有,給你买玩具的,也是我啊。在沒有錢的时候,咱們三个人是一同捱餓的。走吧,咱們去看你媽媽吧。

沙里:(頑強地)您等等。不管怎样,当你对我母亲說这些下流話的时候,我是不愉快的。我請求您以后不要这样做。

远处傳來掌声。

格林:(惊惶地傾听着)掌声太少了!……你真是笨貨。在这点上,跟你父亲一模一樣。

沙里:您是打算說,我也是个象他那样的坏蛋嗎?

格林:他不是坏蛋。

沙里:当我还不到一週岁的时候,他就拋棄了我的媽媽!

格林:等你長得再大些的时候,你就会明白,象他那样的人,女人是会爱他一輩子的。女人也会爱你的。(他傾听着)咱們去吧,那里有些不正常!把烟扔掉!

沙里:老实說,我要向媽媽建議,叫她另找一个經理人。

受了这番刺激的格林驟然轉过身来,但還沒来得及回答,門突然开了,助理导演闖了进来。这时候他由于慌乱以致弄得喘不出气来了。

格林:發生什么事了?

助理導演：他們來啦！

格林：誰來啦？

助理導演：德國人！廣播電台剛才廣播的。他們突破了戰綫。明天就可能打到這裡來。也許還要更早些！（突然坐在椅子上）閉幕吧？

格林：您等一等！沙里，你立刻跑到旅館去，把行李拿來，再到我的房間去一趟——這是鑰匙，把我的手提箱拿出來，都裝到汽車上，然後回到這裡來！……快跑！此外，你还可以順便找一個新的經理人。（對助理導演說。）請您跟我來！

格林安靜地走進包廂里去，他沒坐下，用手扶着靠近舞台的包廂欄杆。他向劇場中看着。

劇場中黑黝黝的、彎着身子的人影倉促地走動着，他們踮起脚尖溜出門去。在包廂里的太太們也站立起來，往身上披着皮大衣，急急忙忙地收拾着望遠鏡、柑子、花束和剛吃了不多的巧克力糖。瑪德琳沒有注意到這些情形，繼續演着。

瑪德琳：你說謊！

對手：（不安地左右觀望着）我起誓，我只愛你一個人！

瑪德琳：急急地奔向對手，拉起他的手來。

對手：（慌忙地，小聲地）德國人，太太，德國人，德國人……

瑪德琳：（沒听明白）要是你只愛我一個人，那你就把她打死吧！

對手：（小聲地）看上帝份上，請您向劇場里看看吧，太太……